

1974年春,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在一所中学当老师。那时,我患上了高血压,大夫给我开了半休的病假条,每天中午放学,我便回家,整个一下午的时间,空余得很。

大院里,紧靠我家的邻居,是一位姓常的老大爷,退休在家,整天也消闲得很。下午,上班和上学的人都没有回来,大院里很安静,除了一些家庭妇女,就我们两个大闲人,便常聚在一起消磨时光。常大爷是我去北大荒后搬进大院的,以前并不认识。那时候,我刚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首小诗,被他看到,对我说:你别看我没什么文化,可我就喜欢有文化的人。我们便来往密切起来。他跟儿子一家一起过,他有个孙子,和我差不多大,在陕北插队,还没有回来。白天,家里就他一个人,闷得慌,我就成了聊天解闷的好伴儿。

常大爷有两个爱好,一是下棋,二是喝酒,是一边下棋,一边喝酒。我家门前,有一棵大槐树,浓荫匝地,夏天很风凉。他常抱着棋子棋盘,拉我在树下下棋。我是臭棋篓子,不怎么爱下棋,纯粹是陪他打发无聊的时间。常大爷却顽固认为我是块下棋的材料,为提高我棋艺,把他珍藏的一本《橘中秘》的棋谱借给我看。那是一本线装书,纸页泛黄,有些年头了。他说是清版书,是他从旧书摊上好不容易淘来的,让我一定好好学习。

说心里话,我对这本棋谱兴趣不大,但我对常大爷的酒杯格外感兴趣。每次下棋的时候,常大爷都会拿来一瓶二锅头,摆上两个酒杯,比一般的酒杯要大些,一杯能装八钱酒。酒杯是瓷的,没花和任何装饰,瓷很细,很白。有意思的是,没有酒的时候,酒杯里面是白的,倒上酒,杯底会渐渐出现一个古装美人,随着酒一点一滴倒满,美人须眉毕现袅袅婷婷地荡漾在酒中。这让我非常惊讶,不知道这样神奇的酒杯是怎么做出来的。更让我奇怪的是,我的这个酒杯,外表和他的酒杯一模一样,却不会出现这样的奇迹,任怎么倒酒,美人都身隐闺中,不肯出来。

常大爷很得意,酒杯也是他从旧货摊上淘换来的。一套酒杯共四个,只有这一个可以显影,虽然有些遗憾,但也属于难得的捡漏。有这样美人杯在手,和别人下棋,常大爷所

向披靡,没有遇到过对手,觉得都是美人杯的暗中保佑。本以为我能和他棋逢对手,谁想到我是稀屎扶不上墙,几多纹枰对弈,他是耐心指导,我却是心不在焉。

美人杯

肖复兴

常大爷不客气对我说:你中学没学过孟子的《学弈》?不能一心总以为鸿鹄将至,眼睛总盯着我杯子里的美人。

有一次,他索性把这本美人杯推给我,但美人杯也没能帮我棋艺长进。心里暗想,这一定让常大爷很伤心。常大爷只是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咳!我那个孙子和你一样,也是怎么都不上道!你们年轻人呀,不理会咱们中国象棋的奥妙!

每逢想到这里,我都觉得很惭愧,那时候,我确实只盯着酒杯里美人,觉得酒

杯的奥妙,胜于象棋。

一年半之后,我搬家离开了大院。日月如梭,一别经年,为写《蓝调城南》一书,我重返老街老院,已经是2004年。近三十年过去,面临拆迁,老院面目皆非,大多老街坊已经搬走,剩下的人家不多。一打听,常大爷家还在,只是常大爷前些年过世,他儿子也已经搬家,现在常大爷的孙子一家住,在等待和开发商进行最后的谈判。

轻车熟路,走到大槐树后的常大爷家,叩门求见,开门的是个男人,年龄和我相仿,虽然以前没有见过,但肯定是常大爷的孙子了。说起话来,他说我知道你,我爷爷常说起你。我开玩笑说:说我什么?一定说我是臭棋篓子

吧?他笑了,说:我爷爷说你心不在棋,是因为心里另有所属,看你以后写了那么多文章!我爷爷只要看到你的文章,就会忍不住念叨起你,然后数落我几句。我们都笑了。“这真是高看我一眼了,真的要谢谢你爷爷!”我对他说。

我问起美人杯和《橘中秘》。他告诉我,前两年,我把它们都卖了,《橘中秘》,人家说是民国时期的仿本,卖的价格不高;但美人杯确实是清雍正年间的正品,卖了好价钱,贴补我爸买房子用了。

真有点儿可惜,不管《橘中秘》是不是仿品,也不管美人杯卖多高的价,如果是,是舍不得卖的。毕竟,那是常大爷一辈子钟情之物。看到了它们,就像看到了常大爷。

庄学本二三事

徐自豪

1941年,上海籍摄影家庄学本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地举办影响很大的西康影展,他的摄影作品体现了祖国的山川雄伟、人民健壮和民族尊严。

民族学家、中国早期边疆研究者、金陵大学教授徐益棠盛赞道:“庄先生起初仅仅是一位摄影家,后来变成了一位专门的旅行家,现在却已成为边疆的研究者,或者可以说是民族学的研究者了。”其实庄学本一生还有很多不为人所知的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

庄学本特别关注收集印度出版的康藏外文书籍和西藏地图,并无私地分享给藏学家任乃强,他还借给任一部当时国内稀见的,由印度测量局制作的西藏地图巨册,这册地图的比例尺很大,精度极高,是国内最好、最新的版本。凭借这个资料,任乃强译制出了二十余幅西藏地图,对我国边疆的管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庄学本对中国养麝事业也有大贡献。1958年,庄学本在四川马尔康进行了活麝取香和人工养麝的科学试验,成功完成人类第一例“活麝采取麝香”试验。1959年庄学本编著的《养獐和人工采香试验》一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到现场观察后,认为“可与古代养鹿取茸、畜蚌获珠的发现相比美”。

这项“林麝饲养和活体取香”的成果于1987年获国家发明二等奖,此时庄学本已经去世三年。

终其一生,庄学本从事民族研究工作,致力于摄影报国。



微风

齐铁偕 诗书画

葵叶轻拂
拂动微风
拂动清凉
连小鸟的梦
也开始摇晃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六十多年来,我是如何度过每一年的国庆节?

尽管我记得,利用假期远足,背着行囊行走天下;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精彩的阅兵节目;几少时跑到外滩,看满街彩灯;参加朋友婚礼,坐在酒席上大快朵颐……但真要让我说出每一年国庆节的相对活动,我确实无法准确还原,唯一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是国庆节的永恒主题,那触目可见飘扬在每一寸国土上的五星红旗,红焰如火,红似鲜血,红的耀眼,红的闪亮。在这特殊的一天,面对这一抹鲜红,我相信:每个爱国的中国人,心头都会掀起自豪的波澜。

今年国庆,我又该如何度过?一大早,我在桌上插上一面小红旗,静待一位客人来访。

认识阿L已经很多年了,印象里,这位老兄总是沉默寡言,别人利用休疗养聚在一起打牌,他抽着烟,静静地在一旁看着;别人在酒桌上喝得高兴,吆五喝六地开吹,什么出国倒过煤在俄罗斯斯贩过皮茄克,他仍然抽着烟,静静地听着……直到有一次,国庆长假后上班,中午之时大家聚在一起,扒拉着碗里的饭菜,互相说起各自的国庆节节目,有人不经意问阿L,你老兄干什么了?阿L抽一口烟,抬起头说,去看战友了。在广西,烈士陵园。这深沉的嗓音和湿润的眼帘,让现场氛围突然遇冷,甚至能够触摸到看不见的沉重。

此时,我才知道阿L当过兵,一个扛过枪、上过战场,从硝烟弥漫中走来的男人,一定是有故事的。

有机会我一定要听听他的故事,而这机会终于在彼此退休后的国庆节这天实现。

阿L出现在我眼前,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他向桌上的红旗敬了一个十分标准、庄重的军礼。

一番倒茶递烟后,我问:你战友的墓在广西?好远。

沉默了一会,阿L看了我一眼,“你还记得发生在40多年前的那场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吗?”

我点头以答,这场战争虽然已

阿L的国庆节

赵竺安

很遥远,但对我这年纪的人来说,依稀还是有点印象。在阿L眼里,一场宏大的战争展现出来的,则是局部和细节。他告诉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喝过壮行酒,他和侦察班的兄弟就出发了。虽然他们不是第一批入越战士,但一路上还是不时有枪炮声响着,作为新兵蛋子,说不害怕是假的,每个人其实内心都忐忑不安。

真正投入战斗,是上级命令侦察班抓一名“舌头”,以问出敌情。那夜,趁着月黑风高,他们摸进森林深处的一个石洞口逮哨兵。抓捕还算顺利,但毕竟都是新兵,没

经验,押着俘虏回营时,俘虏突然挣脱了捆绑,大叫大嚷起来。石洞里的敌人闻声出动,尾追而来。班长当即决定,他带领3名战士阻击追敌,其他人押着俘虏撤退。

阿L声音哽咽地说,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留下来阻击,就是把生的希望交给战友。果然,他们撤退的人听到身后响起剧烈的枪声,看到划破夜空的流弹。在赶来接应的战友帮助下,他们完成了任务。

事后,他们回到班长掩护他们撤退的地方,收拾了战友们的残骸。在攻打那座石洞时,他们侦察班主动请战,发疯似地冲锋……当阿L把他的故事说完后,我提了一个问题:一支毫无战争经验的新兵队伍,为何能够取得胜利?阿L说,当你朝夕相处的战友倒下后,你的眼睛就会发红,你就会奋勇杀敌。接着,阿L又说,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兵一致。我们班长的父亲是一位入越作战的团长,他没有把儿子留在后方。

静默,我和阿L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桌上的五星红旗,我想,今年这个国庆节,我会记得每一个细节。

十日谈

今天我们怎样过节

责编:郭影 沈琦华

秋光正好,食蟹,赏菊,佐一壶黄酒,中秋节的美好,更多是一种情结。

居平对我说,她的《天井》出版了,这是一本描写石库门历史的小说。听居平讲石库门,我也生出很多想法来。城市,有多少记忆可以重来?正在消失的石库门老房子会不会回来?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经济高速发展,高楼林立,但这与保护古建筑并不矛盾,其实上海那些有故事的石库门老房子比千篇一律的摩天大楼更有魅力。

居住的石库门弄堂,左邻右舍,前门妈妈,后门奶奶,前弄阿姨,后弄弄叔,这是一种很特殊的里弄亲情、里弄情节。石库门历史建筑蕴藏着中华文化礼仪的精华。

石库门里弄的风格有三十几种,有老式里弄、新式里弄、花园里弄、广式里弄,等等。它是海派文化的集中体现。特别是石库门有天井,有了天井,便演化出了走廊、前房后堂、花园庭院……住宅和住在里面的人就变得丰富而又生动起来。

1949年前上海约有20万幢石库门里弄式建筑,近60%的上海人居住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约有70%的石库门被拆除。

人们住进了新房,改善了生活,但是离开了原来熟悉的环境,而生出许多惆怅,不少人对急速消失的石库门深感惋惜,毕竟这些石库门伴随人们走过了漫长的岁月。而这些石库门演绎的上海风情,也凝结了许多抹不去的记忆。

读书乐

华强

当了一辈子的教书匠,与书相拥,与书为伴,与书为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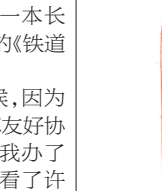
小时候喜欢听故事,等到自己识字以后,发现所有的故事就在书上。求人不如求己,小学一二年级刚识得一些字,便找一些书来看。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记得我买的头一本书叫《煤神爷爷》,一毛四分。此后陆续买了《西楚霸王项羽》《神秘的热带森林》《孔雀河边》等,都是一毛多钱一本。

电影《铁道游击队》放映后,开始迷上小说。三年级时,我看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

初中的时候,因为母亲的同学在中苏友好协会图书馆工作,给我办了一张图书证,因此看了许多苏联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静静的顿河》等。

念了高中后,暑假里到市图书馆当义工,这让

我大开了眼界,同时顺利为自己办了一张借书证。有了这张借书证,我看了不少书。从农村回城参加工作以后,每个月工资36元。我给自己规定,每个月拿出10元买书。那时我的兴趣是历史和文学,二三十万字的学术书籍在一元左右,平均每个月可以买七八本书。我的书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日益膨胀的,现在文史书籍超过万册。



真水无香 篆刻 施鹤平

父亲是个养鸽爱好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他就在家里的窗下搭建了一个大鸽笼饲养鸽子。那时候上海人家养鸽子的并不多。每天天还不亮,我家窗下咕咕地咕咕的鸽子就催开了弄堂里的黎明,而黎明的天空中飞翔的鸽子就成了晨空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父亲养的是信鸽。他每隔几天都会和一些养鸽爱好者在人民广场相聚。每次回来他都会眉飞色舞的带回来一些有关鸽子的趣闻轶事。

鸽子中有一只德国种的信鸽。它浑身洒满黑斑,脖子短短的,鼻根与鼻尖长长的,前脑上的羽毛又细又密,羽毛紧紧的,富有弹性,阳光照在它身上,幻梦似的发出五颜六色的光。父亲很是喜爱它。叫它小雨点。

我不止一次地在人民广场放飞过小雨点。我把小雨点抛向天空,看着它在空中绕了几个圈,便箭一样地穿过云层不见了踪影,欢我们到家,它早就在鸽子笼上咕咕地欢叫着了。

忽一日,小雨点晚上没有归巢。而且一连几天直至几个月都没影子,我们就知道,这只鸽子飞丢了,再也回不来了。父亲很是郁闷,我也是心里暗暗地祈求小雨点能逢凶化吉。

过了十个月了吧,天已经很冷了。有一天早晨,我忽听窗外有鸽子咕咕的叫声,打开窗户一看,不由得又惊又喜,小雨点竟回来了。我们把它捧在手里,发现它的翅膀被人用针线缝得密密的。小雨点果然是被别人引走后抓住的。真难为它被关了那么久,还记得它的老巢,终于挣扎着飞回来了。

几年后,我家决定不再养鸽子了。父亲拆掉了鸽子笼,把所有的鸽子都送了人。唯有小雨点我舍不得,我把它关在小笼子里喂养,它咕咕地叫着,原来晶莹剔透的眼睛也变得暗淡了。我抚摸着小雨点柔顺的羽毛,想到它不可预知的归宿,不禁黯然伤神。

在我离开上海去插队的前一天,我去了人民广场。广场里空无一人,我手里捧着小雨点,感受着它身上的体温。我慢慢地把它举向天空。小雨点也许感受到了什么,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我,在我手上一动不动。我一咬牙,猛地把它抛向天空。当我仰着头看着小雨点直冲云霄,箭一样的向蓝天飞去时,心里突然就感觉到一阵酸楚。

时至今日,往事全非,少年时家中养鸽的记忆还会时不时地回到我梦里。

百年风雨百年石库门

阮仪三